安雅堂未刻稿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八

萊陽　宋琬　玉叔　著

墓誌銘

王六一先生暨配趙氏合葬墓誌銘

吾邑王子章用賢書薦第一歌鹿鳴於鄉也或有問於余曰年幾何矣是其族世奚若學稱乎宋子不之識罔應也既偕計吏來京師謁余於邸舍坐而詹其肩𢾾邑焦然無嘉容宋子睍視久驚起而問曰若非六一子之遺孤乎是何其聲容欬謦舉相肖也蓋宋子少與六一為友而六一尤藉甚諸生間恒辟易夫老宿修頎偉幹

頎然磊落人也其蚤夭也知與不知無少長戚惋惜之且曰此仁人其必有後故於是乎務之廼王子則又洟吁咨擣膺離席再拜曰章不幸生未嘗識父而也行坐罔罔三十年微吾母勤廼不及此匪直母也且吾父匪直父也且吾師於是又知非徒王子之克遵其父武而又有大節如趙孺人者發而賢然亡何孺人卒王子亦再試不第歸廼謀所以葬孺人啟竁合兆而徵銘於宋予曰嗟乎曩聞先生言先生知余父雖然微吾母余幾不蚤知吾父也蓋章方咯解人語時孺人即爲道而乍以前事云其言曰兒欲識而父乎視而仲父而諸父

幼從學汝父而汝父獨癖於書夜每坐必令我績其旁卽置汝紡甎側呀然啼罔覩也當是時汝家饒恒有四方之賓來稽核莝芻取於吾吾聞從戶屏閒竊聽之語詰曲不可記省心知其言文章也居嘗攬鏡自窺曰天之生我何意而不畀余此區區者愈益讀不暫輟及坐是瘵也醫人勸之所親者勸之終不聽其後乃抱冊入棺也天乎汝父何罪卽吾與汝又何罪罪其在書乎於是取素所丹黃者燒之大王父尚在堂卽旦夕抱兒上執饋麥餳雞羹飪之章也啼涎出不以異語叔姒曰良人之奉吾身也加一衣則脫然愈加一飯則脫然愈厠

褕浣澣稍不虔吾蓑見之矣然不孝既總角就外傅嘗夜發焚餘竊誦之孺人聞咿唔訶止之曰兒乎勿過自苦汝家世卑當於富貴亡分余瞻墜於汝父已雖然汝父爲人孝其於世無擇言倘天道有知噫余不敢信也孺人又言汝父屬纊時余誓以縞衣從業拭屑結衿矣乳者抱汝立左旁汝父强引汝臂嚙之視余曰汝壹聽我勿即死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我諦視之吾於地下望之矣晨春曳腧櫛頭爬垢動以言章泣而忘之不敢忘宋子聞之恤乎其悲也往余與六一游見其氣岸魁獄不有以自下以爲此才士或其早夭在是既聞孺

人言乃知爲懿愿端亮好脩之士王子爲言孺人飯牛炊糗鬻犬門棖冬之日斲冰冲冲而貌諸孤方啜泣於嚮閒也傷心哉摽擗其言之也斯亦人世之極遭矣夫嬰杵兩丈夫也尚曰死易耳立孤難當六一之歿也予卽存然塊肉耳微論孺人爲其易則其孤必不存卽爲其難矣而無堅貞善誘如孺人者後事遂遂抱漆以鑿或囁嚅而沾沾使其子無尺寸之施而母子皓首於窮檐者雖擗踊而呼天猶未可下報宣孟也夫癸酉之前猶下宮之際矣追呼者在門鴞擊者在後王氏之不亡其與幾何而卒能以晝燭之身起旣頹之門而光光然

大之豈不亦貴知義命大丈夫所難為哉六一子諱應昇姓王氏其先邑西南之泊南人也自其九世祖社長公遷於南鄉之蜆子灣六傳而生永康永康生瓊瓊生之禰是為廣文公廣文公四子公為嫡初娶李氏為滿城縣知縣李蔭女早卒無出繼以獨人為庠生趙一躍女蓋望族也公生卒某年月日子一人章登癸酉鄉試第二銘曰

挈俛巇陟山嶺雖有怯夫其必前蹩足乎騶崖而攫身於千尺之淵烏獲視之鮮不以為難故車折轂有以完瓜抱蔕有以甘春而裁命不遂其年轄車之望

在彼冬田嵩兮羸兮視天魯兮嗟家中人胡瞻爾庭
兮

孝廉宋夏玉墓誌銘 代

今年己卯上用禮官請以余貳給事中洪公視山東試士之以五經應辟者二共一文不中程其一閎深浩博若黃河之下楗而江水之東注於荊門余爲評其文且與洪公嘆賞者久之將撤棘吏抱疊牘發其緘曰萊陽某一時賓寮咸驚喜起相呼曰得勿萊陽宋瑚歟已而又得璉璉瑚之弟也於是衆官皆賀先是山東之士間瑚名如鐘鳴無識不識咸思一訪其門而至是乃咨嗟

歛祉相與歎羨之每兄弟過市薄而觀者數十百人或從衆中遥指之曰白晳而眉黛色者瑚也余歸京師方以此誇於士大夫而未幾璉乃寓書余曰璉兄弟得出先生之門而不幸璉之兄瑚以疫疾到家五日死先生得無有冉耕之痛歟乃爲位哭諸寢門之外見其從兄文玉則又哭文玉再見余而流涕誦言季父書來告葬且徵汝銘瑚死時尚一子今殤矣嗟乎嗟乎王脩早折而羊秉絕嗣余於生能無仰天而欷歔垂涕也歟按譜生字夏玉瑚其名小字胡奴嘗讀書蒔柳村故又號柳村高祖時儒仕教諭曾祖肖仕通判祖兆祥果人仕居

知県封朝請大夫山西叅議朝請公三子長繼登甲辰進士見任浙江叅議次繼發戊辰進士長洲縣令次繼澄丁卯舉人世所稱澄嵐先生者生之父也夏玉生而火光燭屋梁既總角日誦萬言自周禮戴記左氏傳旁及呂覽荀卿莊周管夷吾之書一披覽輒曉其義其為文章風發蘭秀嶄然深絕兄宗玉顧而異之嘗稱之謂吾家惠連往歲丁卯戊辰閒夏玉尚為童子於是海内豔稱宋氏共膽炙其所謂一家言者而夏玉之文居多夏玉由是聞江南後宗玉文玉皆早逵主栢園者獨澄嵐先生而夏玉之名為特噪四方之士從先生游者無

不樂交夏玉交夏玉無不人人自厭其意如垂橐往而
捆載歸者夏玉爲人洸洋自恣脫略文貌其事澄嵐先
生每食必侍不在側卽不飽詼談跳舞曲迎其意雖成
人如兒童時居繼母喪變毁柴立其於朋友尤出天性
嘗避兵揚州與友之最貧者俱析薪舉火至質衣裳無
倦邑居恒與游盡一邑名宿先生絳帷之暇輒與之商
略今古讙譁竟日然後去少所與驩旣長猶呼名卽人
亦且稱之曰瑚也瑚也袒裼喧譁以爲樂然夏玉則又
雅自撝挹未嘗有文士儇佻之習遇人過必折之至改
乃已其他材質本下用其欬謦爲名士者不可勝計以

故夏玉之歿無少長遠邇皆爲出涕而先生戶屨亦用
是稍稀誠悵恨於亡琴而弗忍再過其廬也其感人不
亦深哉初夏玉旣用毛詩連不得志於有司會有詔士
之治五經者聽於是深用自喜凡三月而五經皆通其
讀書不扃外戶嘗與人奕而讀兩都賦比掩卷不訛隻
字尤最好揚雄班固司馬相如之爲人其所爲詩賦頗
相類生平慷慨自負其材恒矯然有天下之志用是獨
汲汲於功名自海濤山邑風聲鳥語以及雲霞草木出
沒變幻之致一發之於文章故其文尤多而且工嘗中
夜對客被酒哀歌以謂年已至而名未立如先期何客

驚愕不知所謂然當夏玉未遇時往往不諱其死故人亦多無介意者今遇矣而卒如其言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夏玉以崇禎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卒距生萬歷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年纔二十有七以是年嘉平八月葬於望石山後之新阡所著詩文千餘篇號圭璧堂集行於世夏玉一子元倫纔六歲聘太僕卿遲公大成子生員龍衡女後夏玉一月殤一女字拔貢孫耀祚子儀四娶生員左懋賞女爲故監察御史左公之宜之孫女屢絕不死爲撫其孤女云吳子貞啟既誌宋生夏玉之墓遂乃廢觚而歎曰嗟乎士之所以翛遂生死者豈不以

命哉夫丁丑之冬吾嘗哭宗玉矣旣而識其翁翁又天也二子者並以大雅之材莫能有所施竟自庸夫行路之子亦皆爲之嗟傷太息然宗玉尚用進士官吳粱而夏玉僅爲一聽鹿鳴之歌不待其年而殁不延其嗣何蓄患之同膺而賦命之不猶也詩曰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又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余旣深悲二子之志而猶憾者夏玉之禍爲獨酷故世之所謂天道者吾惑焉雖然夏玉殁而其文章制行則皆可以不没若乃澄嵐先生之敦仁踐義而不克下庇其元子行杖齊衰以臨其墓嗚呼所謂行善而禍繁者非歟余又烏得而勿哭銘

曰

禍莫大於早夭而名莫悲於無後之二者君子之所不免而哲人觀之以爲無咎名概家邦施於孝友有隕者天豈翳自取吁嗟夏玉兮吾固知其不朽

高碣石墓誌銘

先君子少微時與高孩之先生相善也先生之兄咸陽公有隱德其遇先君子特厚後已貴恒道其型家之美處鄉閭宗黨之善俾余書以爲法且曰此仁人其必有後比余總角則獲交於公之子瑯琊九如而碣石君者其季也間嘗過其所居之輝村夾河爲巷喬木鬱芊可

愛其昆弟交出而迓客觀殺核惟恐不肅而君更坦然
樸易溫藹達於顏面凡與之游者皆不能卒舍以去於
是愈益思先君之言而羨君之能世其家也丙戌冬余
舉進士留京師而君以疾革之夕顧謂其子怡曰我死
則必使宋子銘吾墓嗟乎余雖不能銘而與君有婣婭
兄弟之好且其交者三世焉則又安忍没君之稱而以
不文辭君諱若泰號碣石世爲萊之盛族唐宋間多有
顯者始祖雄生福昇福昇生瑞瑞生庭寶庭寶生東陽
以子出戌戌進士貴封中憲大夫長子峰任咸陽縣尉
是爲君父君生十五而咸陽公没哀號擗踊過於成人

居亡幾家漸旁落君奮然曰苟析薪之克荷則力田與誦讀均也於是省菑勸稼其所穫倍於咸陽公在時諸兄弟以其心計之善也米鹽租稅一以委之於君君區畫無遺策而不以尺帛鈞金自私同居三十年雖臧獲僕妾無反脣詈者君有妹適人而中破其家歲時賙給其衣廩不少靳劉君乾維以內戚厚負於君比易簀割地而償焉君撫其幼弟即於柩前焚券余時在會哭之次見其涕洟被面無幾微勉強之色嗚呼其於死生義利之介固可謂難已性好善樂有所施予庚辛大饑所全活者數千人姻戚族里[illegible]喪娶妻必助有急難必為

排解事得痊然後已以故君之沒也市人皆哭而遠近之人無識不識皆如失所依焉方孩之先生以遂事繫獄賓客子姓無敢往者君獨以蹇驢跋涉往返八年至欲上書闕下論救不許已而爲之立後刻其鏡山菴遺稿行於世蓋先生之意初欲因九如之賢而立之會其沒弗果而九如者又無子君知其意之在琰也乃召宗老而立之曰吾季父欲立仲兄而未就吾安忍以愛子之故重傷哲兄之意蓋是年九如亦卒而琊琊之葬已四年矣君每見余輒爲陳敘家艱哽咽不能自勝年未六十而鬚髮皤然蓋其於骨肉之際有傷心者宜其於

邑怪憏以卒也悲夫君生卒某年月日諸子賢而力學余嘗覽其文而嘉焉先君子所謂仁人有後者其在斯矣乃爲銘曰

生之日將君鬚死之日不能代君以其軀中無疚兮魂魄愉竊重泉兮安所需而門必大在而孤吾先君之言當不誣

養冲劉公墓誌銘代先大夫作

嗚呼此余姻友養冲子之墓也養冲子之兄曰靜源嘗延余其家主經義者四五年當是時宋子窮也而養冲子遇我甚厚余至今不敢忘後數年余成進士官京師

而養冲子書來報靜源之訃且言其遘病劇手足攣曲不能行將弗久於人世歲甲戌往哭靜源則養冲業稍稍起可循牆走數十步丹顴豐頤若無疾者然左旁一兒擊其腕掖而前既相揖握余手曰若識孺子乎此天賜吾杖也因呼兒曰趨官保見此汝叔父行可拜之兒即拜跽起中禮眉目如畫肌肉玉雪可愛也既而周乎園林隨所至必盡一觴凡曩之所爲奕棊飲酒挾彈逐鳥雀之處猶歷歷尚可記省而樹木之荄者喬秀者禿把拱而圍者今伐矣園有大椿數株高可尋許養冲子執巵環樹顧余而言曰此吾手植樹也可材矣吾其能

獨久乎越一年養冲又舉子余作賦戲謂之曰是兒當
名邛竹何杖之多也無何兒殤其母亦死而養冲亦坐
憂傷累不食夙疾復發以卒於是長君懋台果伐其向
所指樹爲棺及槨以斂卜日且葬而請銘於余余迺悟
曩昔之言殆養冲自知其將死而預與余訣也其讖也
其可悲也誌曰養冲子姓劉氏名浩字仲深其先有劉
四公者家於萊之寨頭村凡幾傳而至簡較彥臣彥臣
生勝勝生昶昶生繼祖繼祖生朝重朝重生宦官典史
里所謂南泉翁者公父也南泉翁雖布衣然以俠聞用
素封起家樂善喜施予人皆稱爲長者比君始冠南泉

翁已倦游江湖公於是棄學從賈數往來吳越都會間
趨時上下息嘗數倍其貿而歸也雜繒枲紵杒於庭姑
姊妹擇玩好者爭擷取之橐既垂乃入私室洗腆之暇
問出北方難得之物橘柚橙菱果脯鱻脂登俎執饋前
舞爲壽南泉翁引卮深喜顧而笑曰若心計頗類吾而
廉反愧汝可謂善承吾志矣萊俗富人子必入錢爲臺
臬令史而紈綺少年又罔不臺使者自爲短後之衣鞭
箠郵卒騎驛馬入里門以震懾其鄉人公雖絓名其間
乃托疾竟不肯趨役後嘗謁選入得丞榆林驛矣然又
不肯言之官也或有問其故者則曰吾不爲御史臺前

驅乃反磬折事督郵乎笱櫂其衣冠復弗服非大事終不入縣門其達節超尚有如此公之事父母最孝自遭大戚以來恒充充有不豫之色事其兄靜源如事父其析箸也公涕泣日歷者數日腴田華屋孫之兄完器好斃孫之兄固讓終弗可郎詰之又不言此固以難已公爲人端愿醇厚貌如其心居平逡逡如不能出一語然遇人之難雖捐千金濡毛髮不嗛嗛憚於爲方其晚而病且衰也家亦覛昔替矣猶且樂施如故歲時折貸於貧乏之其他夙㩁賙給及脫諸困厄者甚多後亦或負或不負如公曩昔之遇我特其一端已則余又烏得忘

公而不爲之銘以彰於後銘曰

匪公匪卿而身有榮名亦貨亦殖而篋有籯金終七十而壽考且康娟娟兢爽後必昌我作斯銘表厥幽敢告來者式斯丘

明故奉政大夫吏部文選淸吏司郎中布宸李公暨元配誥封宜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先大夫作令淸豐旣去而民思之立祠北門之外肖像以祀先大夫以二月晦日生至期陳牲擊鼓巫祝紛然並進復爲都盧曼衍之戲歌舞於廟以爲侑食之樂百姓奔走絡繹市三日乃罷葢自辛未迄今四十年如一

日也祠有碑爲李公布扆所製文李公者邑之賢大夫也先大夫之初謁選人也李公方爲文選員外郎唱名時見先大夫容止端偉遂注意焉已而言之冢宰曰做邑之乏賢令久矣願得宋君爲宰庶幾有造於頓邱之氓旣探竹果得清豐而先大夫卒能不負所舉五年報最以去後乃與公同官銓署於是廷論翕然服公有知人之鑑焉予嘗以隴西北平之節兩經祠下過公之故廬徘徊歎息然後去今年秋再有事於公邑公之子曰茂方有所生母廖孺人之喪素冠蒯屨涕洟再拜而謁予曰先君子棄藐諸孤二十有八年至於今尚在淺土

今將與元配張宜人合葬而以廖孺人祔焉雖然未有銘也銘之者莫如先生顧余四歲而孤先君子之鬚眉杖履髣髴記憶而其嘉言懿行見於朝廷鄉黨者十不能舉其一二雖欲勉爲摭拾而伯叔兄弟强半凋謝即老僕之從宦於左右者亦無復有在者矣吾聞仁人之言能使死者爲不朽先生其無辭焉予聞其言而悲之昔者孔子葬母不知其父之墓處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甚矣夫早孤之難爲子也嗟乎予雖未得侍公之側親見其風規言論而趨庭之日得於先大夫之稱頌者尚能畧傳其梗概焉蓋天啟四五年間逆

閹魏忠賢竊弄威福一時朝士望風諂附而公之鄉人尤多所連染公家食五載閉門卻軌不爲矯激以取禍而超然免於其累其識量有過人者邑有大政惟公是諮公悉心區劃從無一語及私孔子廟圮先大夫賓鼎新之形家者言以廟壖蔽於縣治須闢雲路於巽方而公之別墅適當其衝公聞之卽日撤去屋廬凡百餘楹葢自是而科第接踵矣初公以進士高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嘗以京倉之役歸土木之羨三千金於朝於是淸節之名著於郎署旋由禮部調補吏部尚書郎崇禎辛未詔起公於家俾典選事銓除進退一秉至公吏胥

凛凛奉法不敢貪緣為奸利莊烈帝嘉其廉直為御書
掄材二字賜之逾年壬申先大夫亦以主客改稽勳主
政公於同官中爲前輩習知朝常典故與夫人材邪正
校然如數黑白閒嘗過先大夫寓中談讌竟日予從屏
閒竊視之議論侃侃皆天下國家之急務長身玉立鬚
髯森森如畫頎然魁梧長者也是時周相延儒得君甚
顓繼之者溫相體仁也兩公各持門戶樹其私人而溫
尤以刻覈操切迎合上意銓司諸公被逮下詔獄者先
後二十餘人公以忤宜興指左遷行人司副而先大夫
以甲戌請終養歸會有南臺御史某得罪烏程於是追

及舉主而先大夫實與考選之役吏掌垣張公河南道
王公皆降級留任而先君獨調用公論皆以爲惜然當
羅織慘酷之際得以微罪出國門由公與先大夫平時
清慎無可吹索處也先大夫旣里居清父老往來省視
歲無虛日每見必問李公無恙乎公亦時時手書相慰
勞壬午秋臺省交章起廢公與先大夫列名者數矣是
年冬　大兵破清豐公以身殉焉逾年二月敝邑城陷
先大夫亦不免於難嗚呼公與先大夫鄉舉同官銓司
同其見忌於權相同而其死事也亦復畧同豈其數使
之然歟公爲人孝友謙厚發於天性居封翁喪杖而後

能起手植松楸於墓今皆大十圍以上而左太宜人春秋踰八袠有疾請以身代自是康強無病壽終九十人以爲至孝所感云事兄別駕公雖貴彌恭弟其詳清羸善病公爲親調藥石先世美產盡以讓之其治第也先兄弟而後私室落成之日其壯麗反不如焉公生於萬歷乙亥十月十日卒於崇禎壬午十二月朔日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張氏誥封宜人後公[illegible]年卒享年七十有五亞室廖氏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享年六十有[illegible]是生日茂公歿時方在襁褓二母交相撫育備極辛蓼人以爲有莊姜戴嬀之風即公之施惠於宗黨鄰里也

婚喪之乏罷勉賻給而庚辰饑疫並臻道殣相望公煮糜施藥所全活者甚衆兩毋脫簪佐之嗚呼皆可傳也

李之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諱贊遷於清邑之東崇文鄉十字里家焉贊生朝朝生廷詔廷詔生三樂是爲公父誥贈奉政大夫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元配王氏早卒誥贈宜人繼配左氏誥封太宜人奉政公三子公其次也諱其紀字希宸別號文方萬歷乙卯舉順天鄉試第三名丙辰登進士第丁巳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公丧去職甲子服闋改禮部主客司主事乙丑調吏部歷陞文選清吏司郎中子男四長曰培聘工部侍郎曲周劉

公棨嗣女早殤次曰植邑庠生聘工部侍郎大名郭公
增光女未娶▇娶開州舉人史垂遠女早卒三曰深聘
丁丑進士黃州府推官同邑鶴舉女未娶早殤四曰茂
由貢監候選布政司經歷娶南樂舉人郭昌女女一適
同邑監生譚承光孫男二人長杜娶同邑庠生杜峽濤
女澶州知州杜公瑛曾孫女次楷聘開州武舉吳克仁
女某州知州吳公抱六孫女俱曰茂出孫女一未字曾
孫一雲鶴未聘今以康熙庚戌十一月日合葬於某山
之原予於公通家之子也著公之大節而系之銘銘曰
在熹中葉政歸奄尹公也航航爲世衡準平情甄物

黜陟惟審簡要清通式敘流品横流湯湯不濡其裳
天子曰俞嘉汝清剛淋漓御墨賜以宸章拔茅連茹
衆正以驤相彼憸夫實専且忮長嘯歸來初衣以遂
屹屹高墉魚爛波潰結纓就義殁而猶眎秋山之麓
先靈所依九原把臂白首同歸我作斯銘納於泉扉
敢告于祀式此前徽

李母于氏墓誌銘

余蓋弱冠與李子廬山交歡爲兄弟則於于淑人之賢
既聞耶矣甲申避地走金陵則一再拜淑人於邸舍步
履甚莊髪鬖鬖始白至則出殽核酒炙啖余也後以兵

亂由苕溪之霅湖余亦携孥從之時復停橈相慰勞淑人以一青衣報曰吾老恃粥而行旦夕望首丘耳今年丁亥余舉進士留京師廬山亦入補萬安令每飯必東嚮祝曰老母幸甚無恙日之夕矣勿亦倚閭北望時耶忽一日心動急策馬出安定門去祖道者皆弗及歸未踰月而淑人卒卑人嗟歎以爲廬山至孝致然乃廬山則又吁嗟涕洟而徵銘於余曰予小子少孤露生十有三年而先人大參公沒於王事矣太恭人春秋高無他子淑人朝而擕乾視食飲夕而擕乾視寢席中裙厠牏不以委諸婢太恭人顧而怡之非淑人手飪之羹不進

非淑人手製之衣不服蓋如是者三十年既免喪瞿瞿然也不孝乾從外塾歸輒問今日所誦者何書所與游者誰氏兒耶郎稱指爲一舉乜否則操尺箠逐之曰兒乎不念而父耶淑人泣不孝乾亦泣且績且誦機杼聲軋軋與咿喔相間也庚辰乾成進士令寶應已而改江都淑人皆從歲時衣襦澣濯稍潔以豐必訶止曰汝父三仕吾弗從今一旦千里從汝豈以邗江魚爲可食耶亦唯是孺子備官恐繆盭以爲汝父憂吾今乃敎子矣因言天下多故東南困於征求爾爲有司勿過爲掊尅以妨百姓乾退而識之至於今不敢忘先是大叅公筮

仕當之蜀淑人固止之曰蜀道欝叢萬里太恭人無俱往理子奈何奉先人七尺走王陽所畏道哉公大感悟遂改安慶教授累遷至遼東兵備叅議淑人以太恭人故問事里中太恭人亦以淑人故不甚念有子之行役不然檀車采杞公何以無靡盬之悲也性喜佛好施予婣婭宗黨姑姊娰之貧者未嘗以貴臨之婚嫁死喪匱乏賙之無勸容以故淑人之沒緦小功以下皆哭其宗婦曰吾無所取法須白之嫗曰吾無所告哀其感之顧不深哉大叅公諱某萬歷庚戌進士少有俊才顧家徒四壁立人不之[illegible]也學博于公見而異之妻以季女淑

人姊也居亡何前淑人卒大叅公不更求聘于公亦不
更擇壻遂以淑人繼室焉至今里父老猶稱說不絶以
于公爲知人而嘉淑人之相夫子以有成也嗚呼閫德
所從來矣淑人以順治丁亥七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歷
丁亥正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封恭人累誥晉淑
人子一人曰乾卽廬山也庚辰進士原任兵部武選司
主事補江西萬安縣知縣娶楊氏封宜人丁未進士南
京通政司使贈工部侍郞楊公覲光女女三人長適庠
生任乃治次適庠生楊鼎錫季適庠生劉鳳翔孫女一
未字今以丁亥十二月十九日祔于大叅公之墓乃爲

之銘銘曰

山有栲隰則有杞彼君子女式穀而子蒙之水其流湯湯彼君子士茲焉考臧

行狀

周康岐中丞行狀

公諱伯達字洱如别號康岐其先楚淮陰人也明初三分其籍一居滄州一居遼左而在吾萊者爲尤著曾祖漢仕某官漢生思忠邑庠生思忠生京郡增生是爲公父博學閎覽與先君子及遲之萊先生俱以文受知文太青先生分財讓產有薛包之風鄉里之不直者皆取

公一言爲決晩節不第手一編不輟疾風害雨意泊如也又精於靑烏之術嘗自營宅兆度其旁可容旌幢羽騎曰吾先世多隱德當有亢吾宗者勉之在孺子矣公生而磊落倜儻沈斷寡言豐頥燕頷目光睒睒髯虬而黃見者知其非常人也少讀書覃精研思窮極理要予與同筆硯者三年每爲文鉥目鉥心不輕下隻字及其洋纚自若殆猶風雨鬼神不可端倪同舍生多避席以去崇禎丙子領鄉薦逾年丁丑成進士筮仕深澤縣令深小如黑子居民才數百戸下車未幾值巨寇萬餘壓境公開布恩信誓衆固守老穉婦女嬰陴自保而丁壯

皆殊死戰凡數日寇竟解去於是鄰邑之衆依公來歸者擔負相望公復力請於上宿逋之在民者盡蠲之深入感泣至繪圖肖像以祀焉己卯主爵者以公爲能乃調緊河間縣河間路界要衝輪蹄之至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庭鮮留牘會大饑人相食乃捐俸勸輸倣古義倉法里爲饘粥以活饑民數萬事聞廷論嘉之方議以擢省召公而司空以屬員告缺請以圻輔有司之循卓者補用乃以公爲工部主事未幾轉虞衡司郎中時水衡告絀歲入不給而滑胥巨賈方表裏爲奸利主者依違郎漏卮無問矣公盡祛其弊歲省公帑數十萬緡壬午

以邊才陞陝西平涼道僉事時中原板蕩人皆以投荒爲公惜公獨慷慨就道僕以襆被自隨曰丈夫以身許國當爲天子立功絕徼何至保妻子白頭田舍間耶至則簡軍實繕城郭矯戈練卒卹孤養士甘涼之間稱雄鎮矣癸未冬賊攻陷長安陝以西皆望風送款公歃血瀝酒以勵將士曰賊方銳志圖晉以窺京師其勢無暇及我我以此時結連河西諸部三邊將吏相爲犄角使賊陰懷內顧不敢渡河而北則我可以持久而待王師之集矣諸將陽許諾已而稍解去公散其部曲潛匿山谷間闞窺伏備歷諸辛大將軍英王帥師破賊公以戎

服入見卽於軍中拜巡撫甘肅之命時人心靡定羌民疑懼公宣布　大清威德衆始悅服皆曰用公來吾復何憂居亡何有詔公陛見京師而以黃公四維代公居京師者歲餘乃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柰至故帥吳勝兆反公星馳受事兆亦就禽因戮其渠首消弭反側捐煩滌苛民賴以安三吳舊無客兵一旦以西北健兒闐咽里巷人情洶洶不安公授廛措餉有敵入市者殺無赦於是閭閻安堵若不知有兵者兵興旁午民苦於縴夫之役公權其緩急裁汰者十六七至今遂爲定例焉漕之爲東南害最久運弁旗軍爲民蠹賊微

文巧法不可爬梳公嚴禁耗米宿弊爲之一清他如糾墨吏罷冗員絕告訐之門懲狙儈之橫風行令肅吳民賴以休息而會以江左告變羽書日數十下一日立取戰艦八百艘公取辦俄頃商旅不動總督馬公深服其敏已復徵餉金三十萬兩時公以憂勞致疾猶嘔血視事不失期會葢至易簀之日尚惓惓以國事爲念忠貞勤愼葢天性然也閏四月廿一日卒於官邸余時在吳門親與含襚之事見其囊無長物裁足備牆翣而已公爲人端誠耿介有不可犯之色與人交片語偶合披衷相示否則盛名高位不屑也其在甘凉頗久故能得其

士民與諸羌心懽上人至今歌思之不忘卽公後在吳
會亦嘗以西邊之人爲可用然自公之去河東而酒泉
張掖屢告變撫其地者往往不終論者以爲有公在不
至此信乎大臣之去就繫一隅之安危也豈不惜哉公
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順治五年月日享年四十有
八配楊氏封安人子二長世祜欽准侍衛娶庠生孫文
成女次世篤庠生娶廩生董正官女女二人一字予甥
廩生珣子紹祖一字某子今世祜等將以某月某日葬
公於新阡而屬余爲之狀余不敏辱公之知爲最深因
次第其概以俟執簡之君子備採擇焉

誄

張扣之誄

歲在甲申五月戊午文林郎鎮江府江防同知兼推官扣之張公卒嗚呼哀哉銅駝淚沒方泣龍髯玉樹摧顏旋傷鸞翮咏三良之什贖子車者願百其身墜一路之星哭朱邑者有萬其室未幾嗣君巨秀竟以哀毀滅性沒於苫凷之上嗚呼哀哉水漿不入七日而曾子歠䜺楸梧交枯三載之王裒尚在未有英靈摯性觀之如飴嘔血燔肝引吭絕粒若斯之烈者也二三昆弟袒踊悲愁各在盛年同噬䰇鬋變髮髴著龜卜云習吉將以月之

四日曆君於帝城之西嗚呼梁鴻之冢原欲近乎要離
季札之魂竟相從於嬴博況復敬姜未老公父先摧任
昉云亡藐孤在鞠理乖蒼昊哀感塗人洵生民之大戚
而荼毒之極遭矣某等家近龍門或締交於三世光分
桂籍或竊識其一枝踞子敬之牀琴心頓絶餞嵇康之
宅鄰箋堪哀敬寫恨於素旒冀攄忱於幽窆其辭曰
猗嗟爾祖溯遠彌光在漢中葉厥惟金張勳高德邵瓜
瓞繁昌條分流析簪笏委牀岱宗之麓里號高陽中丞
燁燁擢我家邦篤生太保國之師臣馳聲絶域丹青炳
煥鸞鶩有毛項玕非珍江東逸謝穎上超荀之子蚤慧

雄才蓋世握槧懷鉛千夫辟易博及禽經好閑馬癖應詔承明褎然高第聿彼秋隼風颷箭疾魯國張充實惟男子然諾不侵望表知裏急人之病德邑是耻我思古人信陵或似既優翰墨復究戎韜右攬繁弱左握孟勞挾燕狗屠著秦復陶櫪有汗血臂掣鷹絛既豪且邁終罔宜驕過閭必下敬齒惟恭萬石周慎里用成風載瞰厥室芳藹冲融絳華朱萼笑語攸同君之孝德罔有擇言罷勉朝夕令色載溫龍蛇當歲告圻台垣欒毀踰制泣血廢殯脫冠垂頭素髮盈顛變起鼎湖數窮陽九克秉先機皐宗南首眞人膺籙坤輿再剖日昃不遑求民

父母公孫令望庭謦交推詰戎禁暴理是近畿光光寵
命熊軾鸞旂維彼南徐勢方搶攘不戢自焚纍骨如莽
君以二僕輕舠獨往羽扇一揮投袂釋仗潤人乃讙角
崩頭搶六月歊蒸日中跗胝是憂勞遂歌薤露彼邦
之人奔號載路像繪乖崖涕零成雨嗚呼哀哉懸黎掩
曜芳杜蘼蕪哀哀孝子乃隕厥軀悲彼結綠碎此明珠
仰瞻元穆今胡以渝嗚呼哀哉風雨泣兮一劍在蠨蛸
網兮雙棺懸孤鶴朝唳兮聲咽咽慈烏夜噭兮音田田
望故鄉兮既遠況虎豹兮當關客長沙兮歎服鳥思公
子兮悲秦川嗚呼哀哉元霜方結綠苔始生浮雲寡邑

高鳥遐征痛靈衣之宵卷感玉輿之晨輿龍幰儼其蟻結將騰駕乎西坰車逶遲兮凝滯馬踢頋兮悲鳴峩峩兮脩阪列列兮長楸絮飄飖兮若霰風颯沓兮如秋重泉扃兮賓客去魂有知兮懷舊邱超逍遥兮為旅鬼嗟南方兮難久留嗚呼哀哉撫遺絃兮柱已摧覩孤稚兮心崩隤歌蒿里兮臨廣野賡大招兮登高臺願披髮兮謁帝叫閶闔兮使開挽吳戈兮披犀甲射封豕兮掃陰霾青霓裳兮白羽蓋翔天路兮相徘徊方改游兮含笑與汝子兮歸來

孝廉趙元公誄

嗚呼玉重珪璋羽珍孔翠是曰國華并爲世瑞培護斯
難摧傷固易㯳櫟遐年幽蘭隕瘁終古常然是天竟醉
嗟我元公萬夫之特鄂渚凰山賴君生色驚則奇毛駒
而汗血翕施南珠亦耀於北中丞嶽嶽儀型邦國自簪筆
青驄權豪避匿司隸新章飈飛矢直君以妙齡趨承中
外婉孌金閨馳騁玉塞材豔枚皐神清衛玠麈尾羊車
丰神駿邁何以方之清秋沆瀣握槧摛辭波瀾潟澥奕
奕鴻文鸑鷟發聵中郎縠翰茂先稱快歲當奄茂萃鹿
戴歌衮冠義經舊跡賢科揚鑣都市玉山嵯峨飛黃服
皐赤鳳翔阿譬彼良璞乃逢卞和卞氏維何胡瑗夫子

河東白公今之郭李蕊鑒虛嚴人倫砥矢元草夕攤絳
帷晨啟脫屨登堂執經角技楊馬門庭無如子美緬維
疇昔柔翰相隨君才如電胡云可追綢繆肆好貽我皃
規論文丙夜或命芳卮抗言今古斗柄低垂短劍狂擊
孤篴憤吹文通幽恨阮籍長悲悠悠千載共此襟期物
情乖反天道緐揉霜殺荃椒雨滋稂莠蟲臂鼠肝白衣
蒼狗何痞斯人曾不遐壽寢疾彌留柳生左肘嗚呼哀
哉仲宣客死賈誼天傷幸有遺書名山可藏憐君弱冠
如日未央賢書雖奏琴瑟弗將朔乃二八素髮空堂故
[illegible]千里限以阮湘千戈滿眼漢廣無梁飛飛素[illegible]扶汝

南翔招魂羸博行止旁皇焚巢旅燕棲泊何方路入感
泣行子斷腸嗚呼哀哉牙籤蠨網玉局塵封我行其室
習習悲風周覽殘編髣髴聲容愛而不見憂心有冲吾
師摽擗哭爾寢宮反襟拭袂傷吾道窮某等才慚比玉
謟取斷金先民有言異苔同岑俛仰之間悲感人琴世
塗偪側跬步齵嶔之子之沒余闕奚箴平生契濶倏忽
飛沉蓬萍身羈縶爲翔音支翁思越代馬懷羣軾亡輹
病芝枯蕙焚鐘琴熊鼓郢人輟斤懷哉良友痛爾嚴君
致不敬止惟貧之云薄將炙絮爰采溪芹上告巫咸招
魂帝閽我猶孔碩我酒旣芬仰天長慟汝聞不聞

宋宗玉先生誄 代

余蓋讀賈誼傳觀所著賦痛自傷年壽之不長禮儀草具而大臣絳灌嫉害其能卒早夭以憂死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漢以後若王融劉琰嵇康謝惠連輩皆負超世之姿而並不涉乎知命之年他如王勃李賀之徒稱名最早短折亦最甚賀之詩聱牙不可讀論者謂其有鬼才以取忌於造物然吾以謂天如忌之則不如勿生而已矣曷爲反睊睊於所畀而徒貽人世之悲也賈生而下凡幾千年而後得一宋宗玉宗玉起高閥第甲科十年作吏而效卒之年纔強仕耳海內之士知與不

知無不欲獻流涕者而或者以爲宗玉嘗從會計吏待詔金馬門矣使其非以天年天將必獲親見　天子而盡其所學則寇盜不足平而禮樂不足興黃潁川魏少翁之功名豈足以方之哉未有鶡雀集令之興而先有鵩鳥止座之讖於是羣然怨恩罔所歸憾遂致疑於文章太盛福澤易衰之說且引賈誼諸人以爲恨不知宗玉之於文章生而有之也生而有之而即爲造物之所忌則亦當如誼之三十有三賀之二十有六曷爲假之四十年使天下之人非其文不讀讀其文者即無不材士自爲擅厚譽致大官而宗玉顧反棲遲墨綬手握銅

章以至於殇則造物者之於宗玉固不可謂仁而以謂盡文章致然則又惑矣山雞之斃也其羽毛必有先受其傷者人之病也其爪髮先槁落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必翦其聞人而隕其修士此仲尼之恨歎於銅鞮而王允所以遺憾於中郎也今天下需材亟矣然宗玉之書具在也有如　天子下茂陵之詔而深言與議卒未有能衆其義者生不同時當重恨之然使宗玉即不死而晉在殿陛交戟之內則又烏知其無絳灌之屬起而疾之竄逐卑溼以愁其躬吾益以宗玉之人卜之也且夫死生尚不可知而況遇合之間乎諺曰深山大澤龍

蛇出焉吾族數千百年始生一宗玉而又莫能終有之固不可謂非山川之薄然宗玉必且上爲列星豈僅一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者哉若乃鄉之耆老孺子見宮牆罣爨而哀盜罔不曰大冠若箕何繇再見長公因相與涕洟而表之以通帛之旃至宗玉之文章吏治久爲人所傳誦後有良史將考循吏藝文而交述之某老矣猶庶幾見之也夫

王燭我先生誄

夫蘅蘿之性不以幽谷輟馨璐玉之英詎以京臺爲玷是以登許汜之廬布衣或重於乘軒式鄭均之里曠代

猶爲之賈勇益其義著一時聲流千禩貞維末俗力激頹波當世僭稱匪由論定是知牧豎之謳永於杜元凱之碑晃緩之榮不敵陶隱居之樂莊生有言至貴則國爵屏焉豈非以篤已率人達時蕫道生切泰華之仰沒而俎豆於鄉者歟吾邑徵君燭我先生東灘之幽棲者也幼而早慧長實素心兼覽邱墳博綜前典學書弗就志敵萬人遊數頗奇竟阻一命當其操觚藝苑則里號冠軍洎乎杖鳩榆社則人推祭酒結廬滄海同漁父之行吟脫屣塵埃集古人以爲友有計然少伯之才而不專於貨殖有朱家季布之信而非出於任俠所以四方

之咨有至如歸百里之間望之若歲而先生方且彌柔
謙和勤修令德周鄰有指麾之義教子遵循牆之誠嘗
自爲詩曰屋在塵囂外人居閒靜中無求惟正己好德
聖賢同仲長統之樂志阮嗣宗之咏懷斯可以見其志
已稟命不融春秋六十有　卒於今年丁亥之某月嗚
呼哀哉哲萎梁頹吾將安放芝焚蕙凋邦之殄瘁嗣君
孝廉祖踊悲號哀感塗衢抆淚則楸柏爲枯聞哭則雞
豚罷社昔者元亮既沒表潛德於顏誄太邱之亡闡幽
光於蔡管矧茲淑德具足聽聞廢朽之痛既深表隧之
哀可諼爰舉素旒敬臚芳躅乃作誄曰

滄溟浩瀚岱嶽穹窿篤生夫子淑慎溫恭雄姿卓犖摛
識淹通宛彼鸞翮胡不遐翀吾道詎非逢古之蕡遐隱
丘樊逃名棄智厥谷名愚有鄉曰醉豈無軒冕吾從厥
嗜季心之義然諾不侵望表知裏貌如其心片言偶合
奚慚千金襟期浩浩江海非深敎起家幃惠露婚友援
轄娛賓烹葵翦韭凡民之[illegible]餬餬恐後鸞彼行潦飲酌
斯取何以怡躬茨茅數椽何以貽子素書一編翩翩者
鳳亦傳於天亢宗有子式穀象賢公用嗛嗛罔弗祇慶
五柳爲廬南山之下鷗鳥晨飛濤聲夜瀉竹杖芒屩青
尊白社高語羲皇陶然瀟灑遲逢百六烈火驚波閑閑

十畝偃仰婆娑務光善卷異世同科方期大耋梁木載歌嗚呼哀哉紫芝罷採五噫輟咏哀我羣迷憂心怲怲舟則有楫戈則有柄喪我典刑淪胥孰正賓鴻啁哳櫪馬寒嘶喆人霣矣卿景難躋淵嶽追美金石堪題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祭文

祭秦川地震壓死士民文

維秦川之封域實天水之名邦屬有明之末造遭蹂躪於豺狼復薦之以饑饉嗟戶口之凋亡累十年而不復頹墳首之牂羊地苦寒而陿陋俗不產乎蠶桑績羊毳

以爲衣春燕麥以爲糧哀板屋之旣燔念婦子其何藏因陶穴之舊俗鑿土室而爲堂信同巢於鳥鼠雜坐臥乎牛羊幸　皇朝之休養庶汔可乎小康值軍興之蠭午亦稍困於輸將余恭承夫　簡命爰持節於汝鄉時咨詢乎父老集多士於宮牆曾征塵之未滌輒較試於洮陽期言旋乎余駕乃釐振乎紀綱凡革奸與興利以次第而舉行忽坤維之失馭遘災變之非常蕩高陵爲深谷摧堅壁爲危牆痛青衿與黔首同大夢於黃粱有闔門其偕殞永絕爨於蒸嘗抱殘骸以相枕猶挽袂而牽裳咸灰飛而瓦裂各閉骨於黃壤嗚呼哀哉雲陰陰

而變色日慘慘而無光彼隴頭之流水亦嗚咽而悲鳴或夫亡而妻寡或子兔而父戕遍哀號於四野哭魂魄於川梁余東歸以戾止望郊原而斷腸愧百身其莫贖更生者之堪傷嗟一枝之靡托沐風雨以悲涼念下民其何罪實余德之無良雖下車之未久庸舉措之乖張宜首膺夫帝譴俾菑害其余當天胡為而此醉使吾民之受殃敬齋居而省咎告罪悔於穹蒼薦幽魂於緇羽冀超刼於西方潔牲醪而陳奠橫流涕以浪浪嗚呼哀哉秋風蕭瑟兮原草茫茫爾魂何往兮電滅風颷今來古往兮同歸北邙何分愚哲兮何論彭殤我肴在俎兮

我酒盈觴庶其來享兮左右洋洋

清豐祭告先太僕祠堂文

樹繁者厥陰必茂源遠者其流斯長當熹皇之六祀屬世運之平康我府君以南宮高第綰墨綬而來蒞乎茲邦維此巖邑帝嚳之鄉其民愿樸旣庶而良二三弗率閒以披猖椎埋剽刼習爲故常府君疾之如拔莠稂旣誅鋤其渠首復奬勵夫愚氓遂傾心而革面弱民不患於豺狠爰横經而造士聿新宣聖之宮牆每自公之退食輒絳帳之高張進生徒而問業羅尸屨其蹡蹡得一士而若驚珍片璧如琳琅肆譽髦之有造咸接羽而翶

翔嗟清民之最困惟供億之多方加以攻駒考牧之費益以新增遼左之粮糧我府君悉心平槪罷民始不苦於輸將閱三年而報最冠冕乎畿甸之循良俗漸臻於無訟庭草卧於桁楊雀苻無驚於四野桴鼓雖設而不鳴農嬉游於南畝女紅不懈於蠶桑每行春而省稼歸而衎樂以徜徉予小子纔舞象勺葢僅能記憶此數端而未能更僕其詳他如嚴保甲恤驛傳築館舍飭亭障我府君葢悅以使民故子來趨事而不怨夫鼛鼓之逢逢會政成於五載將謁帝於天閶父老攀轅而號慟車擁滯而不行廼鳩工而相地伐松栢於秋山之陽思甘

棠之遺澤以益詠而名堂值歲時之伏臘陳桂醑與椒漿迨星還於箕尾國人如考妣之初喪彌恪恭夫祀事歌楚些而賦招魂之章夫何乾坤之鼎沸清人亦屢創於兵荒感萊蕪之高誼閱廟貌之頹唐繼以南州之徐孺俾丹堊之重光實氓情之惇厚懷德音而無忘痛藐孤之不類懼有玷於青箱憶同年而學庭趨之鯉能對客而識鹿邊之譽入承明而通籍嗣銓署以含香俄简命之下賁作屏翰於巖疆幸王程之偶便指并州如故鄉覽城郭之猶故悼顧陸之淪亡問當年竹馬之兒童皆矍矍焉駘背而髮黃各攜持其子孫爭相餉以壺觴

有髡笞之徒隸亦問訊而悲傷雖被刖而無怨信斯民
三代之未亡撫閟宮之手澤鬱杉檜以蒼蒼心甝悲而
載喜情交感於中腸所悲者音徽之莫覿所喜者我府
君深仁濊澤將垂之千禩而不愧乎求邑之桐鄉敬告
虔於牢醴橫流涕而霑裳欲脂車而西邁懷榱桷以彷
徨倘九京之不寐冀少離夫帝旁駕雲車兮風馬鑾鸞
軨與璵璠庶下鑒小子之哀惘而因以槩爻老子弟之
兕觥

祭遲之萊侍御文代先大夫作

今日何日泰山徒麓今夕何夕坤鰲折軸澤涸川壅天

低日逝哀我人斯涕垂興僕巷罷朝舂鄰無吹竹藏號
載奔驚風振木行路猶然矧余私哭憶昔乙丑射策於
燕與君俱舉鵬鶚比肩掀髯邸舍亦各盛年摻手執手
共愛其巔甘爲世憎耻爲世憐君子所尙書紳佩弦從
先探竹作令畿邦余羈魏博汝視邦江擊豪勦暴不持
斧鑕徒闘雉雊而使虎降劉昆興政近古無雙辛未之
春徵詣主爵余亦濫竽辟猶熠火君書上考譽歸一鶚
西臺有命貴戚錯愕桓驄爭避道無狐貉飛章夕奏霄
人隕籜白筆不眊鷹鸇鳥雀上猶憚汲矧伊臺閣電掣
風馳嘶予落莫君乃抗聲同鄉是虔輿論共許我氣斯

揚愧匪山濤以頌鄭莊若涉大川浩無舟梁左之右之
君焉予匡驚車既出陪京是疆弓鼎重地爰俾周呂埋
輪都市再見張綱循行南國衷衣繡裳滔滔江漢慈爾
清霜余歸子舍偃臥山椒小夫側目讒口囂囂感君之
誼上薄雲霄譬彼喬松而蔭冬蕭匪我鮑叔死生相要
小人有丹遊不崇朝分憂樹瘉顧予長號日必過廬宵
必繼燭形影相依朱陳益篤景升兒子何當倚玉相驩
無幾君旌載束將行萬里瘴癘是觸王程有期遑云局
促詔從三殿車到百蠻雕題椎結解其刀鐶思鄰告諭
驄馬閑閑蒙叢篁竿日歷于山壯夫到此能不摧顏變

勞致瘵已幾罔治洎乎再晤其邑猶窴君乃向予大笑
撫危國方多難豈余安將趨朝報命鋒車乃脂旣凊幾
何復定羌夷大名赫奕聲動蛟螭天子葵之下民是毗
胡然不弔執法星移嗚呼之萊交自佩觿胡爲君死不
告予期慘予遣禍在垤而躓去君之歿曾不旬日祁老
先亡孰爲乘驛痛哭鄒人逝斤無質維詩有云勞人草
草君亦倦游時歌蜀道悔不勸汝抽簪未早聰我同儕
凋如振槁存者何如齒危髮皓曾幾何時奄忽旣老憂
心孔痗仰瞻清昊維君芳猷斑管裴紀維君美名黃麻
載馳況復諸孤斑騅文駛汗血之駒行馳千里死何足

悲人生如此大歸有命自昔匪人灑淚冬風薦此白蘋庶其來格鑒余傷神

祭劉嵩曙中丞文 代先大夫作

嵩高維嶽在昔生神文武是憲紀自周人春秋代謝其澤未湮我公篤生比於甫申蚤登上第奏賦楓宸丹芝朱雁奇木白麟至言冠漢高論過秦公於是時賈誼終軍出宰大城在畿之垣萑苻不驚雞豚以蕃挽弓之倍賣刀買犢公於是時黃霸劉昆交章奏最嘉績用疏天子拊髀使握兵符龍驤豹略起邑貔貅遏人齧指準在中樞定謨決策利挈昆吾桑榆後効矢日可圖威行紫

塞風播元菟公於是時司馬穰苴憲秩用遷坐鎮北平長城屹屹壁壘栽堅路鼓不鳴李廣在邊刁斗罷擊弛弓解絃投石超距卸甲耕田烽無燧舉人睡鼾鼾公於是時羊祜仲淹九邊大吏孰如公者將循內召入安凾夏誰守青山黃塵遍野突如其來墮我青社殺戮空城烟紅血赭哀我人斯屋無完瓦廷推節鉞旌旄是假我公之來朱幡白馬手撫殘黎傷心滂灑有逃斯歸有居斯履雖無林總尚餘鰥寡流離之子望風依軫將歌鴻雁庶無疾疢胡爲不弔長星告殞下民之孽維何其盡郭公檻車我公朝圉嗟我無祿天心未審妻兮非兮成

是貝錦陳梁之客搆予斯甚誰因誰極公焉予惆叔向之寬義勞宣子不有祁奚孰爲援止越石有言伸於知己誼則解驂交無投李公非責報報將何以黃鳥啣環而今已矣我瞻素旐在雒之涘式隨父老倚杖欷歔欲遣兒誼奠遙采江蘺爲天下痛且哭吾私仙輀何所雪涕交頤

祭高縣圃文 代先大夫作

維泰嶽之高高兮峙徙麓於平岡悼滄海之爲陸兮念西日之頹光哀哲人之無沒兮若濟川之無梁憶山游於靈運兮悲琴韻於嵇康詎天道之昭昭兮亘今亘古

而爲常惟明公之舊跡兮早振翮於明光羨飛龍之抗翼兮與鳳鳥兮同翔擅雄文於一代兮陋子虛與長揚懋循聲於衛鄭兮含雞舌於上方爰秉鉞於三吳兮比肅穆於清霜出澄清於圻甸兮入黼黻乎堂皇俄玉關之烽逼兮帝手詔使公行會孟博之高車兮乃先試於危疆公挺然其無慮兮戒鞦鞈於晨裝謝輕裘之泄泄兮從鐵騎之鏘鏘豈昊穹之不弔兮衆豫簸其必亡維禍臣之拘掖兮譬坐濟而失航公時居於奉集兮尚壁壘之相當及大廈之全傾兮致譏夫之高張功不原而崇過兮將蹇遇於陳湯幽國士於圜扉兮慨白日之無

光公有室爲李媛兮比淑善於姬姜廿封髮而作糜兮諒生還之難望慘日夜之悲啼兮賦新詩而斷腸托歸來於魂夢兮咏天王之聖明方著書以終老兮胡修夜之不陽嗟予才之寡陋兮與汝兄兮爲友公已居然先達兮乃歡然而執手奉玉音於朝夕兮會兄弟之何厚討余窮而寄帑兮獨君家兮爲久歎日月之幾何兮撫存亡而回首公無子而有子兮非蜾蠃之爲後敢相負於生存兮愧高風於枿曰維元霜之嘉月兮將掩玉於泉臺昔樓臺之崇峻兮今滿目其蒿萊嗟君門之零落兮余將咏乎七哀弔屈平於宋玉兮慚楚些之無才望

白雲於巖際兮惟慘怛而傷懷

祭郭清寰游戎文

嗚呼武威雄塞張掖名區山川嶜崒壯甲扶輿代生豪傑爲虎爲貔埀名竹帛彪炳麟圖於惟將軍累葉簪裾金貂玉軸鵲印龍符生而俶儻增視迥殊嘶風汗血洼水神駒爰自束髮立功西隅

皇朝受命擐甲來趨特膺懋簡分閫秦都惟此天水四達之衢南通蜀漢西達康居五涼北拱東控黃圖塵閈雜沓隴阪修阻地大物豐伏莽是虞椎埋剽刦躍馬彎弧將軍涖止訓簡師徒嚴如秋肅惠則春敷吮瘡恤士

感人肌膚士氣百倍磨礪以須屢禽渠盜路無鳴桴民
安於市旅歌於塗先聲奪魄羌種來鋪猿臂善射矢不
虛弦挽大黃弩載金僕姑獸肥草淺較獵平蕪雙鶚並
落手格於菟忠義憤發天性所俱酒酣擊缶悲歌嗚嗚
曰余方壯志在馳驅念玆湖寇尚稽天誅願將一旅躬
執矛殳戮其鯨鯢翦彼封狐會我元老博訪孫吳 聖
明揹辟詔下中樞俾公遄往迅掃黠巫公拜稽首慷慨
登途假裝在邇二豎揶揄彌留旬日將星忽渝公有駿
騎骨相應圖卒然破櫪一躍而踣逾夕公逝左右嗟呼
駟馬仰秣其事非誣嗚呼哀哉惟公之勇氣葢萬夫桓

桓英武義勳肴鬚視躬接物退然如儒投壺綏帶容止瞿瞿一朝怛化遠邇哀痛三軍縞素旁面號呼矧余疇昔握手聯蹁墳篪之雅無以式逾悼公之殁涕淚霑襦爰陳菲奠薄獻生芻載瞻繐帳孺稚呱呱雲旗風馬光影模糊願言降格欣此清酤

祭浙江蔣撫軍文

公之勳業著於社稷爲鼎爲彝作舟作礪簡在 宸心魚水深契爰自海隅至彼江滋仗鉞擁旄惟公是制公之未來黎民凋敝我覯衰衣望之如歲公也至止不戚而惠甘雨和風物無疵癘繩貪誅暴譬如抉翳弊祛一

時澤流千世公之德愛洽人肌膚福我二東迺至吳越
登之衽席消其杌隉迅掃鯨鯢無勞撻伐握鏡然犀照
窮毛髮魑魅消藏罔敢竊發察吏臧否纖毫綜核蚤作
夜思心血殫竭發號施令日星昭揭禾黍豐盈雞豚肥
腯山有榛松水多鰣鱖嗟予小子賦命何屯鴟鴞惡類
產於家門飛章告密震驚九閽天高聽卑孰察予寃公
方拜命開府東藩廉其誣枉力賜平反司敗深文厥有
違言公執不移遂揭覆盆身名無隕宗祀以存庇我祖
考施及子孫昊天罔極世戴深恩胥人孔繁適逢道長
東獄方平又牽南綱載鬼張弧摶風逐響終賴憲威延

此魁魎載謁蘭錡時親函丈恭承提命豁然心爽秩秩
威儀風清月朗方期柄用絲綸是掌賓亮天階惠周九
壤爲唐之姚如宋之沆黑頭公相域中無兩嗚呼哀哉
三台告坼泰岱忽頽訃聞當宁中外交摧黃童白叟淚
雨聲雷羊祜之沒峴首與哀萊公歸櫬插竹黃埃矧余
小子幾化寒灰銜恩佩德悲痛難裁如可贖兮從公夜
臺載陳炙絮婁江之隈雲車風馬髣髴公來九原不昧
鑒此尊罍

祭直方副憲文

繄惟吾宗發源於汴溯厥本根同條共幹越在茸城是

爲南阮簪笏聯蟬代多名彥於惟喆弟江東之倩早歲
而孤兄弟終鮮長習典墳名高紫電下筆萬言離奇瓘
璨考功夏君狎主壇坫維陳黃門暨李中翰一見君文
同聲稱善風雅中衰不亡如綫共挽頹波重昏斯旦懸
諸國門雙字孰鏇歲在乙酉君列賢書長離五采羽翮
方舒逾年丙戌京兆薦余君於是冬再上公車定交燕
市共樂只且旋登甲第方軌遠驅人稱二宋比之瑒璩
爲尚書郎先後銓除望衡接宇杯酒相於晨趨君邸夕
造吾廬抗言今昔高論起予文宗西漢詩法貴初灞橋
雪霽春郊雨餘看花蕭寺並轡徐徐分題命韻酬倡無

慮披衷瀝赤手足不如王事靡盬均爲岳牧八閩驊騮
待君一顧得士獨多特膺 宸注爰陟璽卿佇爲霖雨
嗟予偃蹇如五石瓠持節邊陲愧無善步遯矣山川中
懷誰訴渭北春天江東日暮寤寐永歎思君之故及在
武林屢勞急足盈盈帶水扁舟可逝庶幾相從慰此遐
慕讒人罔極 天威赫怒虎豹九關呼號莫籲禍成燎
原語難更僕顧允宗衮履上星辰憐余尚在雪涕沾巾
君有愛子邪家之珍方歌苹鹿遽化青燐西河至慟慘
怛傷神形銷貌瘁雙鬢如銀生平愛客舄履繽紛絲竹
滿座觥籌向晨自罹斯變嘗笑而顰同儕驚顧勸慰遂

巡安知造物於君不仁元方繼殞玉碎珠淪孔融有言
憂能傷人歸來望思啜泣何頻君之不永職此之因中
丞要秩之紀之綱舉能其官非君莫當
天子曰都予惟汝匡直同汲黯戇比周昌君拜稽首冢
冠繡裳百僚震悚若踐嚴霜方期枋用翊贊巖廊況逢
聖主復辟當陽卒纏二豎深入膏肓力疾趨朝嘉謨孔
臧史魚忠鯁之死未忘中台忽坼執法無光訃聞中外
遐邇盡傷　九重震悼一鏡忽忘載封馬鬣載錫鸞章
隆禮備物典秩煌煌嗚呼哀哉黯澹雙旌蕭條三徑國
喪魏徵家亡子敬據牀酹酒人琴堪慟矧乃藐孤惸惸

伶俜緬想夜臺含悽未瞑行路酸辛況我同姓念昔偕游分憂急病譬彼塤箎同聲相應奪我惠連池塘輟咏四海寥寥伊誰云聽俯仰今古浮生如夢德言並立君居其盛不朽者名蓋棺斯定靈衣披披招魂來凭風馬雲車敢告驂乘

祭丁大聲茂才文

錢江浩瀚嵇山嶙峋鍾靈蘊秀篤生異人猗嗟之子席上之珍雄姿豪邁卓爾不羣賦追兩漢文過先秦小山承蓋大雅扶輪狎主齊盟遐邇依仁問奇載酒車轂轔轔人宗叔度俠比陳遵溫恭孝友南國人倫昔予持節

在君之里其室則遠其人甚邇握手恨晚歡然倒屣尚
論千載溯源窮委樂賡淸談粲然名理中夜忘疲月輪
移晷我有敝帚藏之久矣君曰可傳懸諸廣市自慚燕
石瑚璉比美嗜痂之好殆非虛爾曰惟乙巳再過幷州
相逢如夢涕泗交流薄言采蕁爰命扁舟湘湖千頃日
麗風柔枝間黃鳥烟外輕鷗徐牽錦纜歷亂觥籌分題
拈韻載唱載酬惠連在側懽愛油油矧伊令倩投轄相
留快哉此日遂足千秋泛宅浮家飄蓬靡定越在西泠
驚聞子病謂當勿藥重開蔣徑何圖二豎膏肓入夢聞
訃震驚車迴腹痛逝矣彥先嗟乎子敬知音旣亡援琴

孰聽生芻一束憂心怲怲誓勒貞珉特書懿行魂兮歸
來几筵是凭

祭李太翁文

醫閭巖嶷遼海淪漣光華鬱勃實産英賢嶽允君子令
德丕宣系宗桂下駿邁無前溫如白璧直類朱絃太上
道廣家邦所瞻逮乎晚節偃息林泉丹顏如渥素書一
編翩翩芝草連枝競秀舊跡天遠爰騁戎右入贊帷幄
金符紫綬
天子是毗寵光斯厚甲第焜煌聯姻華胄宛彼蘭孫麟
班鳳偶綵綵稱觥拜前拜後元凱盈庭古今希覯大年

旣屆淑問彌劭汝南水鏡月旦評高巷名冠蓋坐列金貂謙謙義訓貴而志驕衎然朝夕杖屨逍遥天之不慭哲萎梁凋星還箕尾雲際遨遨典型旣喪孰范孰陶某獲侍下風締交喆亂疇昔登堂音容載覿投轄相留寒燈落燼爲日幾何承玆凶問仰睇纏惟心焉如疚薄采溪毛攀援素紼庶寫哀忱用將明信仙旆非遥洋洋來儀

祭浙江總督淸憲趙公文

嗚呼公之經濟社稷倚之爲重輕公之威望薄海視以爲安危公之生也叶昌期而名高夫北斗公之沒也騎

箕尾而上列於東維蓋公之先憂後樂既以身荷天下
之任而公之清忠粹德足以當　九重特達之知其深
仁厚惠之所漸漬初被之於三江七澤其武功文教之
所覃布遠而放之於鑿齒雕題金馬碧雞之封域武溪
瀘水之險巇折衝不恃夫干櫓聿修文德以懷之夜郎
知　朝廷之廣大南人服丞相之天威攄愊幀於萬里
式增乎秦漢之前基宜滇人之愛戴浹肌髓於九黎每
歲時之伏臘與武侯伏波而同祠
章皇帝憫越人之重困頻年憔悴於瘡痍畀公以全浙
之節鉞資彈壓而借保釐二邦之氓各奔走於境上迓

旌幢而卧車轍者一喜而一悲益悲公之去者以爲棄
我之何速而喜公之來者欣欣然惟恐騶馭之行遲公
之涖軍也同士卒之渴飢辛開府之輕裘緩帶李臨淮
之壁壘旌旗公之爲治也惡束溼而羅繭絲墨吏聞風
而解綬黔黎鼓腹而恬嬉幸民安而盜息幾幾乎刑措
而不施胡昊天之降割掩台曜之光輝
天子聞之而震悼輟朝三日而咨嗟賜東園之秘器備
典物於有司　詔易名於太常匆愧乎當年清獻之芳
規自深山窮谷之老與夫傭保負販之兒莫不手持辦
香若喪考妣而界歔送靈輀而過市者人人哭萊公之

竹懷遺恩而墮淚者家家樹峴首之碑顧惟小子之薄劣逢豺虎而遇窮奇逞如簧之讒口織貝錦而哆南箕賴雲垂之與天覆身名昭晰而無虧始謁公於幕府得親覿夫袞衣裳齒牙之獎藉復軫恤其流離鞠諸懷而置諸膝衣之解而食之推古云感恩與知已亦何幸而爲造物所偏私昔晉史之稱趙衰擬之以冬日之日而鄭人之歌子產有如慈母之慈因公而思前哲爾信乎斯言之匪欺憶載瞻乎色笑神慘慘而不怡召良醫於吳會藥奏效於刀圭庸知夫兩楹之夢與泰山頹而梁木傷爾以崩摧抱羊曇之深慟望西州而逶遲欲匍匐

而哭繐帷之次方將叩　魏闕而陳詞敬招魂於楚些薦明信於江籬望龍門而不見涕承睫以交頤庶九原之降格駐羽節之紛披生芻在列聊以寫中腸之懮悒而所以重欷而累歎者為天下蒼生而悲

清豐祭先太僕文　庚戌九月

昔予小子奉命西征道經祠下酹酒陳牲三載考績仗節北平再瞻榱桷涕泗縱橫清之父老追念儀型載新厥宇載丹厥楹豚肩兎首黍稷維馨歲時不忒祀事孔明見兒之來載道歡迎攜其稚幼乃父乃兄奔走絡繹遍於郊坰桐鄉遺澤雖沒猶生恭惟庭訓慈惠廉清豈

敢隕越以墜家聲自秦而燕奉職氷兢彼都人士輿頌
交騰小子何知顯考之靈循序量移參藩於浙俄焉再
遷爰司憲臬執法鸞奸會未期月賊子一炳家之妖孽
越人於貨罪彰事發兄璠不救銜恨入骨飛章告密震
驚 天闕雷霆有赫幾膏斧鉞亘古奇寃全家縲絏羊
舌之宗千鈞一髮兒兒衰老其亡也忽煢煢思貽桁楊
慘酷九閽萬里血枯淚竭
天王聖明宸衷頓悟閶闔門開金雞下赦兩載覆盆一
旦昭揭我罪伊何罹此蜂螫收魂召魄喘息方蘇茗中
鬼蜮又肆飛誣羅織牽率質成西湖首尾四稔始正厥

羣身名無玷完璧全珠九原默佑得免荼痛羊腸虎口
䲡䲡崎嶇兒之一身萬死千瘡顧惟年齒已過商瞿形
單影隻血亂杳如爰筮爰卜買妾於兕幸邀天眷三度
懸弧長孫阿鴻雪玉肌膚戊申之夏踰月雙雛次孫阿
璟骨相頗殊承嗣兄𤇆主祭稱孤大宗不殄庶慰黃壚
幼孫阿端慧而且都李公望石締好陳朱府君有知載
笑載愉兹當北上暫爾停車肅陳蘋藻拜薦生芻昔也
承思顏色敷腴今也至止雪髩霜鬚并州故舊相顧長
吁班荆獻兒灑淚沾濡追荷
聖恩還我故吾方攜諸子言返枌榆惟我顯考攸替攸

扶

祭王母韓孺人文

嗚呼我聞在昔齊魯名疆史稱名媛世頌姬姜於惟哲母令德惟光早嫺內則錡莒是箱高閎贊襄挽鹿提筐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敬相夫子奮跡天逵簪蒿裙布艾服蒼蔡珩璜節步藻火明儀恭承蘋藻夙夜夔夔宛彼士女閫範攸資歌成樛木瑞起螽斯謝庭三秀荀氏八龍並集一門莫與比隆烏衣宅巷玉樹菁葱二難鵲起先後登庸出馴野雉入策霜驄青箱白璧簪笏相仍鳧舄南飛乃奉板輿北堂諼草愛日徐徐綵衣爛熳琴聲

可娛乃心豸史北望倚閭方期頤養俾我居諸芝軒鶴
髮鳳誥鸞書翩翩青鳥戾彼江皐曰惟王母天路相邀
哀哀直指灑泣雲霄恩深罔極曷異鸞毛芳規淑範歎
仰盈朝詠歌禭賵觴牒光昭某詛聯瓜瓞譜共芝蘭翺
翔令嗣緬想慈顏驚聞凶訃裂胃摧肝望風酹酒悲淚
沈瀾繐帷縹緲雨雪瀰漫鑒茲明信一駐鸞驂

祭宋太夫人文

嵩高維嶽鬱律含宏軆分鶉火德應坤貞於惟哲母士
女之英幽閒表度作嬪高閎祥開鳳卜佩誓雞鳴授巾
沃盥挽鹿提罌克襄夫子卓魯蜚聲徐田玉出王里淮

清篤生元輔作我邦禎維此元輔越在襁褓哲萎梁頹所天不造藐爾遺孤慈闈是保況有衰翁皤然一老母也呼天歸魂海嶠中夜丸熊南濱采藻義激家臣志堅存趙宛彼鵷雛翙翔霞表式慰九原箕弓克紹板輿初賁在晉之陽恭承懿訓視民如傷爰服矜寡莫敢或戕青蒲入對珥筆明光敬姜大節司隸新章人倫盛事彤管輝煌六珈是服九翟爲裳劬勞匪懈躬執蘋筐先君之思念茲不忘陽九數窮中原龍戰赫怒

聖皇廓清圻甸仗義知興除凶戡亂

帝庸嘉止俾嘗一面細柳營開六飛徐按帳殿晨趨蓼

肅歡宴舍肉貽親
至尊嘉歎爰勑大官親頒玉饌錫類殊榮百寮咸羨詔
登三事寅亮天工萬方胥慶邴魏升庸泰階克正車書
會同勳高金礪績紀鐘鏞公拜稽首惟母之功北堂晝
永鼎養方隆雲輧忽遠天路遐翀素靈掩曜有惻宸
衷黃腸秬鬯典物攸崇嗚呼哀哉皎日旌心疾風知勁
植彼危條鬱爲華棟無愧嬰杵以酬宣孟某譜共椒蘭
誼均子姓式覲音嶶登堂展敬悼矣栢舟悲斯遺鏡金
石流馨栝棬分慟繐帳空懸生芻載奠灑滌白雲庶扳
青鳳

祭趙淑女文

嗚呼明珠易隕芝草先枯茫茫元造司命何誣於惟哲媛介胄名姝家餘豹畧世紀麟圖夙嫻內則載惠載愉言不逾閾容止瞿瞿縞衣綦履罔羨珠襦備茲碩德宗黨咸稱芳模是式淑善幽貞余朱陳世好葭玉增榮蔦蘿既附中心載寧庶諧二姓繼我宗祊雝雝鳴雁迨冰之泮納采有期結褵匪遠忽霣幽蘭霜零霧散嗚呼哀哉白璧未生元霜終幻青鳥高騫閶闔不見痛矣諸姑傷心親串罷杵輟舂涕垂如霰爰諏吉日瘞玉西郊陰風漠漠原草蕭蕭將驂鸞鶴天路遊遨提攜稚子酹酒

堂坳遺嶽末泯彤管斯昭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胥山巀嶪鴛浦淪漣名閥相望顧陸攸先委蛇碩媛令德載籌終溫且惠貞靜而專班昭遜博道韞非妍高閎贄棗作儷名賢如彼桓女適茲鮑宣簪蒿椎布絕去朱鉛朝夕黽勉祀事惟虔威儀棣棣則罔所愆承筐湘筥佩蕋紉荃少微夫子洗耳澄淵鹿門偕隱藿菽是甘邦人敬止宗婦象焉乃生喆亂英爽無前珪璋比德玉潤筠堅青箱不墜白雪颺傳荀龍謝桂鵲起珠連洪惟太僕奮跡芸篇承明謁 帝獻賦甘泉桓驄嶽嶽丰

釆奕然清如玉尺直比朱絃皎皎雲鶴聲聞於天　廷
諮伯岡峻秩用遷駉駉牧馬騋牝三千維時南北斥堠
無烟奉養朱邸雀舫連翩綵衣奕世公卿羨旃珊瑚飾
杖玳瑁爲筵丹綃霧縠芝蓋雲軿卻而不御惟是素絲
長齋繡佛一卷楞嚴敬姜之杼夜績紘綖兒齒鮐背步
履僊僊僊含飴方永歸思忽牽錦帆南指旦夕家園翩翩
青鳥來致瑤箋云是戴勝駐靈之還驂鸞駕鶴曾不少
延嗚呼哀哉如母之德金石可鐫輝煌彤管照爛青編
景福既介淨業載圓往生樂國應現青蓮某等締交令
伯奉以周旋飫聞懿範引竢遐年天之不憖繐帳俄懸

涔淚相向分痛柸棬敬將雞絮用寫潺湲音容髣髴鑒此蒸觴

公祭王胥庭夫人文

嗚呼蘭有芳而奚折月旣育而胡虧信雖美而莫醫孰造物之云慈翳淑人之明惠秉貞靜之幽姿佩艮箴於女史嫻內則於閨儀設青綾以障步咏白雪而裁詩敬無違於娣姒邇女士之所師緬瑯琊之玉樹洵閫閫之瓊枝嗣風流於逸少坦郗鑒之牀帷方偕占於鳳偶爰振翮於鵷墀入承華以覗草登天祿而燃藜座擁鄴侯之萬軸黛傳京兆之雙眉惟蘋蘩之是職兮乃琴瑟之

相宜効桓君之挽鹿儆齊女之鳴雞鬱龍門其崒嵂聚冠蓋其纍纍知夫子之好客恒雜珮以將之方孟陬之嘉月正梅萼之紛披燕懷巢而來至鶴望柱而孤飛披羽衣兮芝蓋駕青鳥兮驂螭朝乘雲兮元撫夕弭節兮崑池訣北堂兮永恨指西海以爲期嗚呼哀哉秦臺曲罷兮鳳凰杜蜀國匣掩兮鴛鴦紱翠羽凋兮鳴鳶比翼蕙草枯兮蘋蘩永年遲遲兮春日渺渺兮重泉乍溫風兮吹幔況夜月兮啼鵑攀庭樹兮想餘步開錦篋兮見遺鈿悲望廬兮安仁掩袂黯傷神兮奉倩無言嗚呼黃流斷絕兮支機石金缸苔繡兮淋鈴雨雲漠漠兮黃鳥

哀草萋萋兮白楊葬車既駕兮委遲馬長鳴兮踟顧慨蕭艾兮附芝蘭與良人兮非塗路孫楚悲兮歎歲時江淹愁兮傷紈素敬采藻兮沼之濱願少駐兮瑶之圃捐汝珮兮玉珊珊聊逍遥兮濟容與庶下女兮可詒冀椒漿兮無吐

祭王酉山夫人文

詩歌淑媛彤管攸箴曰功曰德惟儉惟勤兼斯四者厥惟夫人于歸吉士椎布綦巾伯鸞是友冀缺如賓弋加鳧雁躬采蘩蘋克勤夫子振翮雲津早歌苹鹿領袖羣倫元龍樓下座客繽紛青芻白飯肴核具陳迨其蠶月

纚續是親擲無冶服坐不重茵惠周宗黨洽比其鄰百
爾士女闔範式遵緬惟疇昔寓內宴安君家海上里號
鄉嬛渥洼名駿競爽比肩綠衣斕熳竹馬喧鬨荀龍謝
桂孰不羨旃坦君最幼羽翩翩翩予從襁褓顧而異焉
家有弱息遂締嘉緣朱陳誼篤往復流連清溪映帶喬
木鬱芊時與夫子抵掌高譚隻雞斗酒厥樂陶然誰司
家秉閒德實賢琴瑟在御孔靜且專陽九數窮干戈斯
競余覘家籍劍深禍重骨肉灰飛俛仰如夢舐犢之私
斷腸悲痛地淵天高憂傷靡竟造物哀憐掌珠再捧相
顧欣然破啼稱幸睠言思之悸魂莫定森森珠樹扶踈

相暎何塯彼蒼遽摧三鳳塗人掩袂貴鳥戢咏剡伊屬
毛詎能無痛鑿思歸來心傷淚迸嗷嗷慈烏夜臺相送
嗚呼哀哉山有木兮木有枝枝既披兮蔦蘿何依維孟
冬之良月兮妁人告予以婚期庶二天之永托兮庸釋
予之愁思胡旬日之不少留兮駕青鳥而西馳感夫君
之惓惓兮越千里而敝詞雖勉承夫嘉命兮淚承睫其
如縻諒化者之倘然委蛻兮之二蟲抑又何知中庭閒
其無人兮孰結其褵入門而見繐帷兮孰授之笄所痛
心者十有六年之恩勤詩所云育子之所憫斯曾不得
承歡顏於一日兮孰箕其箒而奉盤匜嗚呼哀哉昔余年

之舞象兮蘐草先零及束髮而爲人妻兮有女煢煢羌半生而有此婿客兮胡忍見其形影之伶俜因歎息而謂夫君兮何吾儕災患之同嬰譬有鳥之爲巢兮銜草土而經營旣羽翮而尾弊兮冀室家之攸寧曾孤雛之未飛兮中道失侶而巢傾惟人生兮兒女最妻母兮牽情憂千端兮愁萬族使我安得不仰天欷歔而悲鳴嗚呼哀哉寒雲黯兮悲風來我歌楚些兮心徘徊告汝兒兮呼吾女奠椒糈兮陳余哀覬雲軿兮聊延佇勿遽駕兮歸蓬萊

祭嚴母江太夫人文

玉產縣圃珠藏紫淵山川之氣有開必先於惟哲母內則夙嫻終溫且惠孔靜而專篤生名閥作嬪高賢高賢維何曰嚴仲子玉友金昆方驅濟美載酒問奇戶盈屐齒投轄娛賓肴豐酒旨孤女惸惸恩同毛裏洽比其鄰爰及宗親婚喪有急佽助惟均載贈之珮載指我囷承筐湘筥祀事孔禋敬姜之德不懈益勤宛彼雙雛煌煌威鳳母也教之克謙克敬黃門雀起繩愆指佞天子曰咨作余金鏡紫誥鸞章特頒寵命亦越文孫花蕚聯翩豸冠峩峩虎節桓桓千載嬿美扶風之班嘂風馳義薄海彈冠給諫篤孝愛月情深錦堂舞綵華髮抽簪扳輿

奉養周覽家林恭承慈訓誡子有箴再命而僂式慰母
心惟先贍公皈心禪說法喜雙脩宗風映徹閫幃慈誦
耄期罔輟一旦西歸無疾而訣哀哀孝子心摧腸裂某
等締交令嗣誼等花張交相砥礪道義文章佳辰設帨
拜母登堂少長咸集介壽稱觥胡天不弔寶婺無光嗚
呼哀哉仰瞻帷幕悲思聖善無復鳴機不聞鉎薦繡將
雞絮躬陳菲奠天際白雲音容如見願駐霓旌鑒茲誠
獻

祭祖大將軍夫人文

維靈坤元鍾秀婺星垂光凤嫺內則躬執懿筐朱陳望

族閥閱相望爰締嘉盟造舟爲梁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琴瑟在御蘋藻攸將以享以祀錡釜是湘敬怡娣姒婉
孌高堂葛覃昭儉樛木慈祥我儀圖之鳲鳩在桑矯矯
虎臣時維鷹揚貔貅百萬坐鎮巖疆仲升玉塞光弼河
陽化行閫內以御家邦鸞章褒矣綸綍焜煌山河永勒
藻火爰彰冲謙載德好樂無荒紘綖是織載元載黃終
溫且惠既熾而昌庭羅元凱桂馥蘭香熊兒驥子天路
翱翔入叅帷幄出統戎行勳高銅柱績紀旂常丹青彪
炳麟閣名芳垂垂鶴髮杖履恒康含飴弄稚爲樂無方
人倫盛事孰與頡頏方期耆壽介祉孔臧俄乘青鳥言

旋帝鄉鶡紘中絕鸞鏡摧藏栝棬留澤砧杵悲涼金蠶
罷績畫翟餘裳輝輝典物國有懿章冬官營兆題奏黃
腸紫泥表德彤管稱良某等誼聯縞紵景慕帷屬驚承
訃問震悼彷徨爰陳泂沚侑以椒漿願聞髣髴颯聲琅
琅鸞驂匪遠鑒此哀觴

孫永年敬刊

曾孫𡨚宜宁宜宁校訂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八終